

## 稀見中國古代小說書目十種綜論

陳益源\*、龔敏\*\*

### 摘要

有清一代，乾、嘉學者均以目錄學為研治學問的不二法門。迨至晚清，黃人《小說小話》已自編撰歷史小說目錄。民國以來，孫楷第率先以目錄學方法全面整理、研究古代小說，並訪書於日本、大連等地，1932年編撰出版《日本東京大連圖書館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其後屢經修訂乃以《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成定本行世，為中國古代小說目錄學奠定基礎。

近二十年來，學術界又在孫氏的基礎上，編纂《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文言、白話）等，確實便於學者翻檢、參考。然而，此類工具書因將歷來的小說書目化整為零，以筆劃或拼音重新編排，遂使原書面貌頓失；又因時間倉促，未能盡錄由日本、韓國、越南等「漢字文化圈」國家古代文人編撰的小說書目，頗有不足。因此，本文於近數十年來新發現之中國小說書目，擇其重要及稀見者，諸如黃人《小說小話》、齊如山《小說勾陳》、《齊如山舊藏小說戲曲書目》、馬廉《不登大雅文庫書目》、天津師大藏抄本《缺名戲曲小說目錄》、《王古魯藏書目錄》、韓國《中國小說繪模本》、韓國《小說經覽者》、日本《小說字彙·援引書目》、越南黎貴惇《北使通錄》等十種，結合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從小說書目的編纂者、編纂過程、價值與意義等，進行全面性的綜合論述與探討，企圖驗證對於諸種小說書目原本閱讀與研究的必要性。此外，本文認為也只有進行綜

---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副研究主任。

合論述與比較研究的情況下，才能體現「漢字文化圈」國家小說書目的重要性，以及中、外文人著錄小說書目的目的性和文化差異性。

關鍵詞：目錄學、小說書目、中國、日本、韓國、越南

#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Ten Rare Catalogs of Ancient Chinese Fictions

Chen Yi-Yua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Kung Man  
Associate Research Coordinator, Jao Tsung-I Petite Ecol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Abstract

Ever since the Qing Dynasty, bibliography had become the key of the Chinese academia. In the arena of fiction studies, Huang Ren of the late Qing had already compiled a catalog of historical fictions in his *Xiaoshuo Xiaohua*. By the Republic Era, Sun Jia-di became the first scholar to apply the systematic approach of bibliographic science in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fictions. In 1932 Sun published a summarizing catalog of the Chinese fictions preserved in the libraries of Tokyo, Japan and Dalian, China. The preliminary list, after various amendments and reprints, was finally known as the *Zhongguo Tongsu Xiaoshuo Shumu*, a bibliotheca which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ancient fictions.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scholars complemented on Sun's research and compiled a few new catalogs like *Zhongguo Tongsu Xiaoshuo Tiyao*, *Zhongguo Gudai Xiaoshuo Zongmu*, etc. As reference books or academic tools, these fiction catalogs are convenient to use. However, they also have their own disadvantages, which are mainly 1) Showing no original of the source catalogs due to the entry rearrangement by strokes or pinyin; 2) Omitting ancient Chinese-written fictions from Japan, Korea, r Vietnam). The research is hereby to introduce 10 most important rare pieces of the Chinese fiction

catalogs found in the past decade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existed studies, this paper tried to restore the compilers as well as the compiling history of these catalogs, but also to look into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behind, as well as the necessity of studies on them. Moreover, the research argues that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comparative approaches would be the prerequisite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lying in the fiction catalogs from the marginal countries of the Sinosphere, as well as the divergence between them and those catalogs by Chinese scholars in terms of intention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Keywords: Bibliography, Fiction Catalogs, China, Japan, Korea, Vietnam**

# 稀見中國古代小說書目十種綜論

陳益源、龔敏

## 一、前言

西漢劉向（約 BC77-BC6）、劉歆（約 BC50-AD23）父子對全國圖書進行系統性的整理，最終撰成《七略》，遂奠基了圖書目錄學在中國的發展，並形成二千多年不衰的目錄編纂工作，使得整理圖書目錄成爲一種專門性的學問<sup>1</sup>。清代著名樸學家王鳴盛（1722-1797）曾云：「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然此事非古學精究，質之良師，未易明也。」<sup>2</sup>可見作爲治學入門的目錄學的重要性與困難度之一斑。

中國古代將「小說家」納入史書，始見於《漢書·藝文志》，凡著錄十五種小說，「由於班固開風氣之先，替小說家留下著作目錄」，對於後世的史書具有一定的示範作用<sup>3</sup>。班固之後，自《隋書·經籍志》至《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小說家》等官修史書皆有小說之著錄。尤須注意的是，此類官修史書所載之小說書目，其所載之「小說」未必符合現代對小說的定義，而且它們並未著錄任何一部白話通俗小說。通俗小說被編入私人藏書目錄，大約遲至明代中期才開始<sup>4</sup>。究其原因，實與通俗小說的民間性、歷史發展、官府查禁以及虛構、狎褻、文字通俗等存在密切關係。

<sup>1</sup> 關於目錄學史之書籍，可參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含古書通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9月）；王重民：《中國目錄學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12月）；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目錄編》（濟南：齊魯書社，1988年8月）。

<sup>2</sup> 參見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一〈史記一〉，影印乾隆丁未洞涇草堂本，《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史評類》第45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192。

<sup>3</sup> 參見陳益源：〈古代小說考源〉，收入陳益源：《古代小說述論》（北京：線裝書局，1999年12月），頁218。

<sup>4</sup> 參見潘建國：《中國古代小說書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0月），頁56、93。

由此可見，過去被視為「小道」和「不登大雅之堂」的古代小說，也有雅、俗的區分，並且因為作者身份、內容和語言文字的不同，而存在雲泥之別的待遇。此一觀念與情況的影響和延伸，迨至民國時期，齊如山（1875-1962）在撰寫小說藏書目錄與提要時，也因為小說的題材和內容狎褻，而不免心存顧忌<sup>5</sup>。

古代小說觀念與地位的改變，直至 1902 年，梁啟超（1873-1929）發出「小說界革命」的口號呼籲之後，才驟然產生劇變<sup>6</sup>，並且逐漸擺脫「小道」、「不登大雅之堂」的名聲與地位。一時學者如黃人（1866-1913）、魯迅（1881-1936）、胡適（1891-1962）、馬廉（1893-1935）、孫楷第（1898-1986）、鄭振鐸（1898-1958）、阿英（1900-1977）、趙景深（1902-1985）等俱投身小說研究，或從事小說的訪查與蒐求，或從事小說書目的著錄與整理，或從事小說本事和淵源的考索，遂使小說研究成為近代學術界之顯學<sup>7</sup>。

中國古代小說的目錄專科之學的創建，國人著錄知見始自黃人《小說小話》。其後，諸如齊如山《小說勾陳》、周越然（1885-1962）《言言齋藏書目》、馬廉《不登大雅文庫書目》、鄭振鐸《西諦書目》、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阿英《晚清戲曲小說目》、柳存仁（1917-2009）《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樽本照雄（1948-）《新編清末民初小說目錄》、大塚秀高（1949-）《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改訂稿（初稿）》、朴在淵（1958-）《中國小說繪模本（附韓國所見中國通俗小說目）》、《韓國所見中國小說戲曲書目資料集》等，或生前就自家藏書整理成目；或身故由後人整理成藏書目錄；或據海外所藏小說與書目彙集成編等等。有賴海內外學人、

<sup>5</sup> 齊如山曾說：「舍下收藏小說很多，約有四百多種……久想把難見之若干種，用簡單短文介紹於世，但因為其狎褻的較多，後與朱桂莘、劉半農、馬幼漁三位先生談及，他們都說這件工作應該做，提倡人看狎褻小說，自是不可，但為保存舊籍，則是應該……因此我才寫了幾十種……。」語見齊如山：《齊如山回憶錄》，《齊如山全集》第 10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 年 12 月），頁 235（總頁 6249）。

<sup>6</sup> 黃錦珠說：「晚清小說界的改革並非至『小說界革命』才開始，但改革擴大，以至吸引眾人投入而具有運動的規模，卻不能不自『小說界革命』始。」詳參黃錦珠：《晚清時期小說觀念之轉變》第三章（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 年 2 月），頁 65。

<sup>7</sup> 陳平原曾說：「百年中國學術，在文學研究領域裡進展最為神速、成績最為突出的，當推小說研究……小說研究成了顯學，吸引了眾多目光。」參見〈小說史學的形成與新變〉，《文學的周邊》（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年 7 月），頁 152。

藏書家數十年來的共同努力，使得小說目錄學的整理與研究，處於日趨豐富之境，並且成爲了從事古代小說研究「治學入門」的不二法門。

上世紀八十年代始，學者有見中國小說散落四方，一般學者訪查、閱覽困難，而小說目錄之編著又未有統一整理，乃集合同好陸續編纂成《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文言、白話）、《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提要》等小說工具之書，確實便於小說研究者參考和使用。然而，此類小說書目工具書，仍存在不盡如意之處：

其一：是將民國以來之古典小說書目化整爲零，重新編輯，遂使得許多書目之原貌俱失。

其二：此類書目因編纂時間倉促，未能盡錄日本、韓國、越南等「漢字文化圈」國家之古代文人編錄的小說書目，頗有不足之憾。

有鑒於此，本篇論文擬將近數十年來新發現之中國小說書目，擇其重要及稀見者十種：（1）黃人《小說小話》、（2）齊如山《小說勾陳》、（3）《齊如山舊藏小說戲曲書目》、（4）馬廉《不登大雅文庫書目》、（5）天津師大藏抄本《缺名戲曲小說目錄》、（6）《王古魯藏書目錄》、（7）韓國《中國小說繪模本》、（8）韓國《小說經覽者》、（9）日本《小說字彙·援引書目》、（10）越南黎貴惇《北使通錄》等，對於其編纂者與編纂過程，所錄小說書目的價值與意義等，進行綜合論述與探討。

此十種小說書目如《小說小話》雖已刊載或爲他書引錄<sup>8</sup>，不難爲小說研究者所見<sup>9</sup>，然而有鑑其草創之功與重要性，仍有介紹之必要。至於《不登大雅堂書目》與《王古魯藏書目錄》之間，還存在錯綜複雜的關係<sup>10</sup>。此外，其他數種小說書目因

<sup>8</sup> 如黃人《小說小話》原載《小說林》第一、二、三、四、六、八、九期，後復爲魯迅《小說舊聞鈔》、阿英《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引錄。詳見魯迅：《小說舊聞鈔》，《魯迅全集》第四卷（臺北：唐山出版社，1989年9月）；梁啓超等撰：《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4月）。

<sup>9</sup> 關於黃人《小說小話》的研究，可參龔敏：《黃人及其〈小說小話〉之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5月）。

<sup>10</sup> 如北大藏鄭振鐸抄本《不登大雅堂書目》與近年出版的《王古魯藏書目錄》，都是民國著名小說藏書家、研究者——馬廉的藏書目之事，仍未爲學術界所知。詳參羅景文：〈王古魯對古典小說文獻

度藏於圖書館或印數極少<sup>11</sup>，或為小說研究者之未見<sup>12</sup>，或為關注較少者<sup>13</sup>。凡此，都有作進一步探究與說明的必要性。因此，綜合十種稀見小說書目論述其撰寫過程與發現，探討其價值與意義，還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

## 二、國人編纂的中國小說書目

從以上引述的第一至第六種國人編纂的小說書目來看，可以根據藏書者、來源和編撰者的不同，約略分為三個部份：即黃人《小說小話》為第一部份；齊如山《小說勾陳》、《齊如山舊藏小說戲曲書目》為第二部份；馬廉《不登大雅堂書目》、天津師大所藏《缺名小說戲曲目錄》、《王古魯藏書目錄》等三種書目可以視為第三部份。

---

的搜訪與研究——兼論北京商務印書館刊印《王古魯藏書目錄》的來歷與內容），將刊於臺灣《國家圖書館館刊》2009年第1期。

- <sup>11</sup> 如天津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抄本《缺名小說戲曲目錄》，即為皮藏圖書館而難得一見之例。詳參張守謙：〈《缺名戲曲小說書目》及其著錄的小說罕見本〉，《天津師院學報》（1982年第1期），頁76-82。而原藏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由韓國學者朴在淵編輯出版的《中國小說繪模本》僅印500冊，另外一種同樣由朴在淵編輯的《韓國所見中國小說戲曲書目資料集》中的《小說經覽者》，僅印100冊，並且還是「非賣品」。詳參朴在淵編：《中國小說繪模本（附：韓國所見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韓國：江原大學校出版部，1993年8月）；朴在淵編：《韓國所見中國小說戲曲書目資料集》（韓國：鮮文大學校中韓翻譯文獻研究所，2002年11月）。此兩種書目，即因印數極少而鮮為大陸、臺灣及海外的小說研究者所掌握。
- <sup>12</sup> 如《齊如山舊藏小說戲曲書目》、《北使通錄》二種，即為少數學者所知見，雖已有論文專門探討或涉略，但是仍有必要進行論述說明。詳參陳益源、羅景文：〈齊如山舊藏小說戲曲的內容與去向〉，臺灣：國立嘉義大學中文系主辦《第三屆中國小說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8年10月），頁447-501；陳益源：〈明清小說在越南的流傳與影響〉，收入陳益源：《中越漢文小說研究》（香港：東亞文化出版社，2007年1月），頁4、14-15。
- <sup>13</sup> 如齊如山《小說勾陳》、日本《小說字彙》援引書目等兩種，則是小說研究者較少關注的小說書目。關於《小說勾陳》之撰寫過程、版本流變、體例與價值等問題，可參羅景文：《齊如山〈小說勾陳〉研究》（臺灣：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7年4月）。至於日本《小說字彙》，見《明清善本小說叢刊續編》第56輯（臺北：天一出版社，1990年），據目前知見，僅有潘建國《中國古代小說書目研究》第六章略有涉及，頁253-255。

## （一）黃人《小說小話》

黃人，字摩西，江蘇常熟人，南社社員。於 1901 年開始任職東吳大學國文教習（教授），直至 1913 年去世為止<sup>14</sup>。期間曾兼任《小說林》主編，又與王文濡（1867-1935）、沈知方（1882-1939）等合辦國學扶輪社<sup>15</sup>，並陸續撰寫、編著《中國文學史》、《小說小話》、《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國朝文匯》、《大獄記》、《文科大辭典》<sup>16</sup>、《東亞文化史》、《中國哲學史》<sup>17</sup>等書籍。在黃人眾多著述之中，最爲小說研究者注目的，當係以「蠻」名義連載於 1907 年《小說林·文苑》第一、二、三、四、六、八、九期的《小說小話》。

《小說小話》內容涉及廣泛，約略涵蓋了黃人對小說理論之見解、小說批評，以及黃人著錄了少時所見所讀的歷史小說 87 種<sup>18</sup>。黃人的小說理論與批評固然重要，並且爲研究晚清小說理論不可忽略的論述根據<sup>19</sup>。然而，其中最爲小說文獻研

<sup>14</sup> 關於黃人生平，可參龔敏：《黃人及其〈小說小話〉之研究》第二章（濟南：齊魯書社，2006 年 5 月），頁 13-26。

<sup>15</sup> 關於黃人與晚清出版界之關係，可參龔敏：〈論黃人與清末民初上海出版界之關係〉，《東亞文獻研究》第 3 輯（韓國：忠州大學，2008 年 12 月），頁 255-273。

<sup>16</sup> 關於黃人學術論著的考述，詳參龔敏：《黃人及其〈小說小話〉之研究》第二章，頁 62-72。至於黃人編著《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之事，可參龔敏：〈西學東來與黃人《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的編纂〉，《新國學》第 7 卷（成都：巴蜀書社，2008 年），頁 338-355。

<sup>17</sup> 關於黃人編著《東亞文化史》、《中國哲學史》之記載，詳見徐允修《東吳六志·志瑣言》，蘇州：刊書印書社，鉛印本，民國 15 年版，引見孫景堯：〈首部《中國文學史》中的比較研究〉，《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 年第 6 期），頁 85；王永健：《「蘇州奇人」黃摩西評傳》（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 年 3 月），頁 206；黃鈞達：〈中國近代文學家黃人研究綜述〉（南京：《文教資料》，1997 年 5 月），頁 57；黃鈞達：〈曾祖父黃摩西行述〉，引見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二十一（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年 7 月），頁 14804。此處孫、王、黃三人所述，大抵皆據徐氏《東吳六志》的記載而來。徐允修與黃人爲東吳大學同事，《東吳六志》係根據當時耳聞目睹之事記述，應當有所根據，不致有誤。然而，黃人編著的《東亞文化史》、《中國哲學史》二書，迄今仍未有發現，有待繼續追查。

<sup>18</sup> 據潘建國統計《小說小話》共著錄了 97 種小說，外加論及的通俗小說如《金瓶梅》、《續金瓶梅》、《隔簾花影》等 19 種，總數達 116 種。詳見潘建國：《中國古代小說書目研究》，頁 259-261。

<sup>19</sup> 學者往往援引黃人的小說理論作爲論述根據的，舉其大略，有：李瑞騰：《晚清文學思想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7 年 6 月）；康來新：《晚清小說理論研究》（臺北：大安出版社，1990 年 8 月）；賴芳伶：《清末小說與社會政治變遷（1895-1911）》（臺北：大安出版社，1994 年 9 月）；黃錦珠：《晚清時期小說觀念之轉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 年 2 月）。

究學者關注的，則是《小說小話》著錄的 87 種歷史小說。此份專門性質的小說書目，是至今知見最早的通俗小說書目，不但「開小說目錄學之先河」，也「奠定了明清小說講史部目錄的基礎」<sup>20</sup>。據龔敏研究，此 87 種小說，略可分為明清今存小說 46 部、今佚小說 35 部、疑佚小說 6 部<sup>21</sup>。

黃人在《小說小話》中列舉的 87 種「歷史小說」書目，從目前小說分類學的角度來看，固然有其值得商榷之處，如《水滸傳》、《野叟曝言》、《昭陽趣史》等實在不宜置於「歷史小說」的名目之下。然而，對於「開小說目錄學先河」的《小說小話》，似乎不應着眼於這些許的瑕疵，而忽略了它在中國小說目錄學上的價值與意義。

除了《小說小話》以外，黃人在《中國文學史·明人章回小說》部份也著錄了《北征錄》、《厲素女術》、《白服魚龍記》、《驪泣志異》、《窮奇鏡》、《祁禹傳》等 19 部小說<sup>22</sup>。上引《北征錄》與《窮奇鏡》等 5 部小說，已亡佚不存。而《祁禹傳》很有可能即是《天緣奇遇》<sup>23</sup>。由於黃人《中國文學史》庋藏於蘇州大學圖書館等地，鮮少為人利用，而《北征錄》、《窮奇鏡》等 5 部小說，至今仍未見有小說書目予以著錄，特附述於此。

<sup>20</sup> 胡從經評價《小說小話》曰：「黃人於 1907 年所作之《小說小話》實開小說目錄學之先河，他遍覽群書，博聞強記，臚列了明清章回小說數十種……即沿時代之先後，編纂了中國小說史學史上第一份『講史』類通俗小說書目……在中國小說史學史上，首次展現了『歷史小說』豐碩多彩的陣容，實際上也奠定了明清小說講史部目錄的基礎。」詳見胡從經：《中國小說史學史長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 年 4 月），頁 120-121。

<sup>21</sup> 參見龔敏：《黃人及其〈小說小話〉之研究》第四、五章，頁 118-232。

<sup>22</sup> 參見黃人：《中國文學史》（上海：上海國學扶輪社鉛印本）。

<sup>23</sup> 關於以上六部小說之考論，可參龔敏：〈黃人《中國文學史·明人章回小說》考論〉，《巢湖學院學報》2005 年第 4 期（總第 73 期），頁 90-91。

評林

小說小話

贊

小說之描寫人物。當如鏡中取影。妍媸好醜。令觀者自知。最忌攙入作者論斷。或如戲劇中一脚色出場。橫加一段定場白。預言某某若何之善。某某若何之劣。而其人之實事。未必盡肖其言。即先後絕不矛盾。已覺疊牀架屋。毫無餘味。故小說雖小道。亦不容着一我之見。如水滸之寫俠。金瓶梅之寫淫。紅樓夢之寫艷。儒林外史之寫社會中種種人物。並不下一前提語。而其人之性質身分。若優若劣。雖婦孺亦能辨之。真如對鏡者之無遁形也。夫鏡無我者也。

評林

小說與時文為反比例。講究時文者。一切書籍皆不得觀覽。一切世務皆不

《小說小話》書影

(二) 齊如山《小說勾陳》、《齊如山舊藏小說戲曲書目》

齊如山，名宗康，河北高陽人。齊氏藏書始自祖上咸豐、同治年間，至齊如山乃專注於小說戲曲藏書，小說藏書約有四百多種，戲曲有 363 種，為當時著名小說戲曲藏家之一。抗戰期間，曾應王重民、孫楷第之請，就所藏小說寫成書錄，約完

成五十餘種<sup>24</sup>。

1948年12月，齊氏自北平遷居臺灣，隨身所攜小說戲曲多種，1962年齊氏離世後，所藏73種小說戲曲書籍，由後人轉售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sup>25</sup>。著名小說研究學者吳曉鈴（1914-1995）曾於1982年4月到訪燕京圖書館，就查閱所見齊氏所藏小說23種之〈跋〉文並加按語，輯撰為一篇<sup>26</sup>。

齊如山生前曾就所藏書編撰有《齊氏百舍齋收藏小說目錄》、《小說勾陳》等小說書目兩種。其中《齊氏百舍齋收藏小說書目》至今下落不明，有待追蹤。至於《小說勾陳》，原稿現藏於北京中華書局，最早由中華書局編輯程毅中先生於《學林漫錄》第十二輯披露<sup>27</sup>，後由羅景文於2007年撰寫專書予以研究，學界對於齊如山所藏小說的來龍去脈，才有了比較全面詳細的瞭解<sup>2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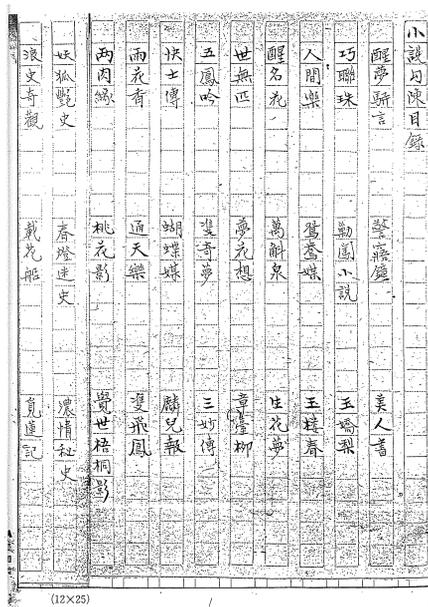
<sup>24</sup> 關於齊如山之生平與所藏小說戲曲等，參見沈津：〈齊如山的百舍齋藏書〉，《書城風弦錄——沈津讀書筆記》（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10月），頁201-203。齊如山與王重民、孫楷第頗有交往，據張守謙記載，齊氏見馬隅卿藏書以三萬元歸北京大學，曾託請孫楷第將所藏書以三萬美元售予北平圖書館，以索價高昂，為孫氏婉拒。見張守謙：〈通俗小說提要知見錄〉，《明清小說研究》第6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7年12月），頁530。

<sup>25</sup> 參見沈津：〈齊如山的百舍齋藏書〉，頁203；羅景文：《齊如山〈小說勾陳〉研究》附錄一〈齊氏舊藏小說、戲曲書籍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的典藏概況〉，頁207-216。

<sup>26</sup> 詳見齊如山撰、吳曉鈴輯：〈哈佛大學所藏高陽齊氏百舍齋善本小說跋尾〉，《明清小說研究》第1輯（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4年5月），頁289-320；此文後又收入吳曉鈴：《吳曉鈴集》第一卷（石家莊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頁58-81。

<sup>27</sup> 齊如山遺稿：〈小說勾陳〉，《學林漫錄》第12輯（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1月），頁102-118。

<sup>28</sup> 關於齊如山人生平與《小說勾陳》之研究，可參羅景文：《齊如山〈小說勾陳〉研究》，以及〈齊如山藏書聚散考略〉，臺灣《國家圖書館館刊》2008年第2期（2008年12月），頁145-164。



《小說勾陳》書影

齊如山所藏小說戲曲在當時頗有名氣，1948年齊氏離開大陸赴臺，遺留大批藏書不及帶走。據吳曉鈴云：

開國後，其（齊如山）藏書於燕市散出，大部歸戲曲研究院（今文化部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及北京圖書館，余亦獲曲籍數種。<sup>29</sup>

張守謙對於齊如山在北平遺留的藏書下落<sup>30</sup>，與吳曉鈴的說法相近。然而，究竟齊如山遺留在大陸的藏書去向如何呢？對於此一問題，陳益源、羅景文撰有〈齊如山舊藏小說戲曲的內容與去向〉一文<sup>31</sup>，追蹤齊如山遺留在大陸的藏書真相。據陳、羅二人研究，齊如山遺留在大陸的藏書，過往一直有「捐贈文化部，日後入藏北京圖書館和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藏書大部分仍留存齊氏後世子孫手中」兩種記錄與說法<sup>32</sup>。據陳、羅二人的研究結果：

<sup>29</sup> 參見吳曉鈴：〈哈佛大學所藏高陽齊氏百舍齋善本小說跋尾〉，《吳曉鈴集》第一卷，頁58。

<sup>30</sup> 參見張守謙：〈通俗小說提要知見錄〉，頁530。

<sup>31</sup> 參見陳益源、羅景文〈齊如山舊藏小說戲曲的內容與去向〉，《第三屆中國小說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447-507。

<sup>32</sup> 詳參陳益源、羅景文：〈齊如山舊藏小說戲曲的內容與去向〉，《第三屆中國小說戲曲國際學術研討

從齊氏後代的說法，和研究者整理的成果，以及網路上的訊息，我們可以確信《高陽縣志》的說法有誤。齊如山舊藏早已流散四方，而非大部分仍留存齊氏後世子孫手中。如此說來，齊氏舊藏書籍、著作應於 1949 年 10 月之後逐漸散出或受到損毀，而主要入藏的機構是中國國家圖書館（原北京圖書館），以及中國藝術研究院圖書館（原戲曲研究所），少數流入其他圖書館，或為私人所有，甚至是流向古籍圖書拍賣市場之中。如今想要一窺齊氏舊藏的全貌已非易事。所幸，我們新發現在北京圖書館的原始圖書登錄資料還記錄著不少齊氏舊藏小說、戲曲的訊息，這也是目前對齊氏舊藏小說戲曲較為完整的記錄，這份目錄對於後人了解齊氏舊藏的內涵和去向，有著彌足珍貴的價值。<sup>33</sup>

陳、羅在文章中依據「北京圖書館新發現的圖書登錄資料」——「齊氏舊藏圖書登記目錄」，發現著錄齊氏舊藏書目共 491 筆資料，編號從「第 22475 號」開始，至「第 22965 號」結束<sup>34</sup>。其中明清小說不但數量驚人，而且同書異版的情況頗多。該份目錄由齊如山的侄子齊熠捐獻，約於 1957 年 1 月至 1961 年 4 月間，由北京圖書館館員進行整理。據陳、羅二人的研究文章論述，此份齊氏舊藏圖書目錄，仍有部份書籍深藏北京圖書館而未曾登記在冊，所幸在目前能夠掌握的書目資料下，對於齊如山的藏書具體情況，已有一定的瞭解。因此，不可諱言，陳、羅二人對於「齊氏舊藏圖書登記目錄」的發現、整理與研究，確實釐清了 1948 年以後齊氏遺留在大陸藏書的基本去向和面貌，此舉著實「有助於學界瞭解齊氏舊藏小說戲曲的內容和概況」，以及「有助於補正學界著錄齊氏舊藏時的缺漏」<sup>35</sup>。

---

會論文集》，頁 447-507。

<sup>33</sup> 參見陳益源、羅景文：〈齊如山舊藏小說戲曲的內容與去向〉，《第三屆中國小說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447-507。

<sup>34</sup> 齊如山舊藏圖書的內容與形式，請參陳益源、羅景文：〈齊如山舊藏小說戲曲的內容與去向〉，《第三屆中國小說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460-465。

<sup>35</sup> 參見陳益源、羅景文：〈齊如山舊藏小說戲曲的內容與去向〉，《第三屆中國小說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476。

號	書名	卷	冊	價
2247	宋書	一〇卷	函六册	元角分
2248	南齊書	五九卷	函六册	元角分
2249	梁書	五十六卷	函八册	元角分
2250	陳書	三十六卷	函五册	元角分
2251	魏書	一百一十卷	函十册	元角分
2252	北齊書	五十九卷	函六册	元角分
2253	周書	五十卷	函六册	元角分
2254	隋書	八十五卷	函十册	元角分
2255	南史	八十卷	函十册	元角分
2256	北史	一百卷	函十册	元角分

《齊氏舊藏圖書登記目錄》書影

### (三) 馬廉《不登大雅文庫書目》、《缺名戲曲小說目錄》、《王古魯藏書目錄》

馬廉，字隅卿，號勞久<sup>36</sup>，浙江鄞縣人。馬氏藏書以小說戲曲為主，其中尤以1933年秋購置天一閣舊藏明清平山堂刻本《雨窗》、《欹枕》<sup>37</sup>，以及明刊本《三遂平妖傳》最為享譽學林，為時人稱羨<sup>38</sup>。由於馬廉所藏小說戲曲多有孤本、罕見本，而當時小說戲曲的研究與整理又備受學者關注。因此，1929年，馬廉獲邀與孫楷第共同合作編纂《近代小說書目提要》，此份書目提要對於孫氏後來編纂《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起到了關鍵性作用」。除此以外，馬廉的藏書還無私地為孫楷第

<sup>36</sup> 馬廉之號，見傅惜華：〈平妖堂所藏明代善本戲曲〉，《文史雜誌》第6卷第1期〔蘇州版／俗文學專號〕（1948年3月），頁54。

<sup>37</sup> 馬廉購藏天一閣舊藏《雨窗》、《欹枕》之經過，可參馬廉：〈影印天一閣舊藏雨窗欹枕集序〉，原載《清平山堂話本》附錄（北京：文學古籍刊印社，1955年9月），收入馬廉著、劉倩編：《馬隅卿小說戲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8月），頁82。

<sup>38</sup> 馬廉因購藏《雨窗》、《欹枕》、《平妖傳》三部小說，乃先後將其書齋命名為「平妖堂」、「雨窗欹枕室」，詳見傅惜華：〈平妖堂所藏明代善本戲曲〉，頁54；劉奉文〈馬廉「不登大雅文庫」藏書記略〉，《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0年第5期），頁47；潘建國：〈馬廉不登大雅堂藏書及其小說研究〉，《古代小說文獻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5月），頁289，註文2。

編纂《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提供極大的便利<sup>39</sup>。

1935年2月19日，馬廉在北京大學的講臺上因腦溢血暈倒，猝逝於北平協和醫院。馬廉逝世後，在友人與家屬的建議下，由北京大學購藏馬廉所藏「通俗文學的一部份」<sup>40</sup>。由於馬廉驟然離世，不及詳細整理自家藏書。因此，即使北京大學圖書館現藏有馬廉手稿本《不登大雅文庫書目》，恐怕也非馬廉藏書的全貌<sup>41</sup>。尤為小說學人關注的是，馬廉究竟度藏了哪些小說？

北大藏馬廉稿本《不登大雅文庫書目》<sup>42</sup>，二冊，藍格箋紙，半頁9行，右欄外下方印有「清秘閣造箋」字樣，首頁鈐「平妖堂」（白文）、「鄆馬廉字隅卿所藏圖書」（朱文）兩章。第一冊分為15箱，第二冊為第17至第19箱<sup>43</sup>。其中第16箱原缺。總計《不登大雅文庫書目》著錄的古代小說，多達213種（含小說評一種）。此份目錄是目前得知唯一一份馬廉生前親筆抄錄的藏書書目，具有一定的文獻價值與意義。但是，此213種小說書目，應該不是馬廉所藏小說的全部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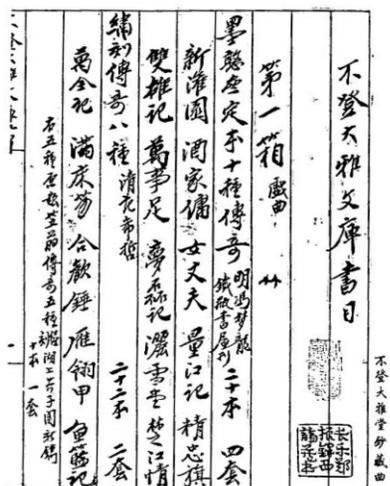
<sup>39</sup> 關於馬廉與孫楷第之間的學術交往，詳參潘建國：〈馬廉不登大雅堂藏書及其小說研究〉，《古代小說文獻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5月），頁310-313。

<sup>40</sup> 關於北京大學購買馬廉藏書之事，可參趙萬里：〈今樂考證跋〉，《續修四庫全書·集部·曲類》第175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726。傅惜華則謂：「友好多人，為紀念隅卿對於戲曲小說版本目錄學之貢獻，且深慮其所藏善本之散失，遂與其遺族倡議，將『平妖堂』所藏戲曲小說類之書籍，盡數讓於北京大學圖書館焉。」詳見〈平妖堂所藏明代善本戲曲〉，頁54。從現今北大圖書館藏馬廉戲曲小說的實際情形看來，當時似乎未有全部購買馬廉藏戲曲小說類書籍。詳參潘建國：〈馬廉不登大雅堂藏書及其小說研究〉，《古代小說文獻叢考》，頁295-296。

<sup>41</sup> 潘建國經過多年來的訪查，共蒐集馬廉藏書目錄八種，分別為：馬廉手稿本《不登大雅文庫書目》、《平妖堂藏書目》複寫本、《缺名戲曲小說目錄》抄本、吳曉鈴《鄆馬氏不登大雅文庫劇曲目錄》、盧前抄本《鄆馬氏不登大雅堂藏曲目》、傅惜華《平妖堂所藏明代善本戲曲》（1947）、關德棟《瀋陽國立博物院馬隅卿藏書選目》（1948）、阿英抄本《鄆縣馬氏所藏彈詞及鼓詞目錄》等。詳細請參潘建國：〈馬廉不登大雅堂藏書及其小說研究〉，《古代小說文獻叢考》，頁290-296。

<sup>42</sup> 關於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馬廉《不登大雅文庫書目》之詳細目錄，可參劉倩編：《馬隅卿小說戲曲論集》，頁368-398。

<sup>43</sup> 參見潘建國：〈馬廉不登大雅堂藏書及其小說研究〉，《古代小說文獻叢考》，頁290-291。



馬廉《不登大雅文庫書目》書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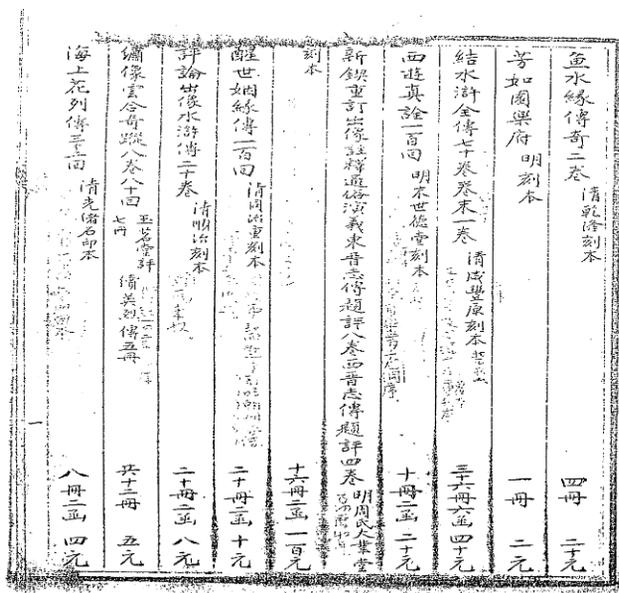
1982年，張守謙又在天津師範大學圖書館發現一份小說戲曲書目，張氏名之為《缺名戲曲小說目錄》。據張氏在文章中考訂，此份目錄乃已故河北大學歷史系李光璧（1914-1976）教授生前所藏，凡47頁，每頁二面，毛邊二十行紅格紙抄寫。書目無序跋題記、藏章署名、著錄年月等<sup>44</sup>。李光璧早年曾從事《封神演義》的研究，並撰有長文〈封神演義考證〉<sup>45</sup>。由此可知，《缺名戲曲小說目錄》曾為李光璧教授舊藏，是有一定的學術因緣。然而，書目究竟係李氏自家抄錄？還是別有來源途徑，已不可得知。《缺名戲曲小說目錄》共著錄714種書籍，計小說322種，戲曲284種，寶卷12種，彈詞、鼓詞54種，雜書（笑話、詞譜等）42種。張守謙推斷這本書目「應是三十年代或稍後（1942年之前）北京某舊書店的一本賣書目錄，或即估價單之類的估價書目」，並且認為與馬廉有關係，猜測「是否在馬氏書歸北大前，由馬氏處抄出過一個書目」<sup>46</sup>。潘建國根據《缺名戲曲小說目錄》比對北大

<sup>44</sup> 詳參張守謙：〈《缺名戲曲小說書目》及其著錄的小說罕見本〉，《天津師院學報》（1982年第1期），頁76。

<sup>45</sup> 詳見李光璧：〈封神演義考證〉，《中和月刊論文》（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影印，無出版年月）。

<sup>46</sup> 參見張守謙：〈《缺名戲曲小說書目》及其著錄的小說罕見本〉，《天津師院學報》，頁76、77。

藏書，認為「此書所錄之小說戲曲，絕大部份今藏北大圖書館」<sup>47</sup>，由此確定《缺名戲曲小說目錄》實係馬廉之藏書目。



《缺名戲曲小說目錄》書影

2005年，林夕（楊成愷）主編出版了一套《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其中近代卷第四十冊收錄了「王鍾麟藏並編」的民國抄本《王古魯藏書目錄》<sup>48</sup>。此份目錄經由臺灣成功大學中文系博士生羅景文根據天津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缺名戲曲小說目錄》比對研究，確定亦為馬廉的藏書目錄。只是因為王古魯鈐上「古魯」和「王鍾麟印」兩方印章，而被誤會為王古魯的藏書目錄<sup>49</sup>。因此，應該及時糾正這樣的一個學術現象與出版錯誤，暫擬名稱為「王古魯藏《馬廉藏書目錄》」，比較適合。

此份誤署為「王古魯」而實際上為馬廉的藏書目錄，總共 34 箱。其中第 10 至 13 箱、20 箱、23 至 24 箱、30 至 31 箱均未有標示號碼。著錄的書籍以小說、戲曲、

<sup>47</sup> 參見潘建國：〈馬廉不登大雅堂藏書及其小說研究〉，《古代小說文獻叢考》，頁 293。

<sup>48</sup> 參見林夕主編：《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第 40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 10 月），頁 189-303。

<sup>49</sup> 詳參羅景文：〈王古魯對古典小說文獻的搜訪與研究——兼論北京商務印書館刊印《王古魯藏書目錄》的來歷與內容〉，臺灣《國家圖書館館刊》2009 年第 1 期（2009.6），頁 145-170。

鼓詞、彈詞、寶卷等爲主，偶爾還出現朝鮮刻本的韓國漢文小說如：《南征記》（第 10 箱）、《原本諺吐玉樓夢》（第 22 箱）；日本刊刻的小說：《小說奇言》（第 20 箱）、《刪笑府》、《唐上（土）奇談》、《本朝虞初新誌》、《情史抄》（第 21 箱）、《小說字彙》（約在第 24 箱）等。

詳細比對《缺名戲曲小說目錄》與王古魯藏《馬廉藏書目錄》，在書名、版本、函冊數、價格等方面基本相同。但是，兩者之間還是存在很大的差異。首先是著錄書籍的數量。《缺名戲曲小說目錄》所著錄的書籍，僅相等於王古魯藏《馬廉藏書目錄》的第 1 箱至第 26 箱。即《馬廉藏書目》自第 27 箱至第 34 箱的書籍，是《缺名戲曲小說目錄》所無。此八箱書有明刻本《雪濤諧史》、《快活風光》等十餘種，影明本和抄本較少，其他清刻本、石印本、排印本佔較多數。最重要的還有一軸「雨窗欹枕匾額」，卻沒有與書籍同樣標示價錢。此匾額爲民國初期北大著名教授沈兼士（1887-1947）所題，至今「未知所蹤」<sup>50</sup>，是否在馬廉逝世後，由家屬轉售書商或贈送友人，已不可知。

其次，是王古魯藏《馬廉藏書目錄》中有的書，而《缺名戲曲小說目錄》卻無。如《馬廉藏書目錄》約第 11 箱清刻本《鬧花叢》四卷、第 14 箱清初刻本《樵史通俗演義》四十回、第 17 箱明刻本《金瓶梅》一百回、第 18 箱原刻本《南柯記定本》上下二卷、同箱原刻初印《琴心記定本》上下二卷、汲古閣本《投梭記》、汲古閣刻本《三元記》二卷、第 19 箱翻刊本《載花船》八回、第 21 箱明刻白紙繪圖本《牡丹亭還魂記》、約第 24 箱明刻本《北宮詞紀》六卷、第 25 箱「提出與北平圖館交換」之《雜劇三集》等 11 種書籍爲《缺名戲曲小說目錄》所無。凡此 11 種有的標示「李續祖借」，有的標示「缺」，有的卻無標示任何文字。李續祖，生平不詳，是否與民國初年在北大任教化學的李續祖爲同一人，仍有待查證。但是，當時能從馬廉手中借去書籍的人，自非泛泛之輩。

最後，還需提出的是《缺名戲曲小說目錄》有明刊原本《禪真逸史》四十回，卻爲《馬廉藏書目錄》約第 11 箱之目錄所無。而《缺名戲曲小說目錄》最後二頁所

<sup>50</sup> 詳見史樹青：〈紀念五位馬先生〉，文載《五馬紀念展》，北京大學圖書館 2003 年編印，引自潘建國：〈馬廉不登大雅堂藏書及其小說研究〉，《古代小說文獻叢考》，頁 289。

著錄的書籍，又與《馬廉藏書目錄》第 26 箱有部份不同。其中《曲海總目擇（提要）》稿本、《新評龍圖神斷公案》、《盛明雜劇》等散入《馬廉藏書目錄》第 33 箱。

《缺名戲曲小說目錄》著錄的書籍較少，而且不如王古魯藏《馬廉藏書目錄》詳細。因此，兩者之間著錄成冊的先後時間，以及有無直接影響或抄寫的關係，目前實不宜驟下判語。

工箱	
魚水緣傳奇二卷 清乾隆刻本	四冊 二十元
芳苑園樂府 明刻本	一冊 二元
結水辭全傳七十卷 卷末一卷 清康熙刻本	三冊六函 四十九元
西遊真詮一百回 明末清初刻本	十冊二函 二十元
新鑿重訂出像益釋通俗演義東晉志傳題評八卷 西晉志傳題評四卷 明周文策堂刻本	十冊二函 一百元
醒世姻緣傳一百回 清同治重刻本	二冊二函 十元
評論田豫水滸傳二十卷 清順治刻本	二冊二函 八元
繡像雲合奇蹤八卷八十回 五卷堂評 續美觀傳壽壽壽 七冊	五元
海上花列傳三十回 清光緒石印本	八冊二函 四元
新刻原本四頭傳五卷 文獻齋刻本	一冊二函 四元
忠孝貞烈奇女傳卷二卷十三回 清光緒重刻本	一冊二函 四元

189 王古魯藏書目錄

王古魯藏《馬廉藏書目錄》書影

### 三、韓、日、越三國的中國小說書目

中國小說對日本、韓國、越南等國家的漢文小說產生影響，對於熟悉古代東亞文化交流史的人來說並不意外，因為「中、朝、日、越諸國，在歷史上有過一個相

當長共用漢字的時期，形成一個漢字文化圈」<sup>51</sup>，由「漢字文化圈」的角度來審視各國的教育、文化、思想、宗教與文學等，是具有一定的相同性與共通性的。而作為通俗文學的古代小說，在「漢字文化圈」的大前題下，一千餘年來，長期擔負起傳播文化、文學與文字責任，並且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韓、日、越的漢文小說創作。

中國古代小說循經水、陸兩路傳入韓、日、越三國，並且意外地獲得當時帝王、官員與文士的重視<sup>52</sup>，進行譯述與抄刻等出版工作，使得中國古代小說得以在當地廣泛傳播。正因為如此，許多在中國早已亡佚不存的小說，反而在韓、日、越三國獲得一定數量與罕見版本的保存<sup>53</sup>。近年來，在韓、日、越三國分別發現了不同時期所著錄的中國古代小說書目，對於瞭解中國古代小說在海外傳播的實情更有幫助。以下分別就韓、日、越三國所發現的中國小說書目——韓國《中國小說繪模本》、《小說經覽者》；日本《小說字彙·援引書目》；越南黎貴惇《北使通錄》等，作一介紹並論述。

### （一）韓國發現的《中國小說繪模本》與《小說經覽者》

<sup>51</sup> 參見陳慶浩：〈古本漢文小說辨識初探〉，臺灣：中正大學中文系、語言文學研究中心主編《外遇中國——「中國域外漢文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年10月），頁1。

<sup>52</sup> 舉例來說，如韓國早期「表面上王宮裡不讀小說，只讀經書，但實際上很多國王已經閱讀小說」，至於「士大夫與文人層的讀者不知凡幾」，詳參〔韓國〕閔寬東：《中國古典小說在韓國的傳播》第五章（上海：學林出版社，1998年10月），頁330-333；又如日本「江戶時代赫赫有名的德川幕府，專在長崎港設立專職『書物奉行』，為幕府『紅葉山文庫』搜集漢籍，包括史籍、政書、方志、文集、醫書、戲曲、小說等，其中尤以方志及戲曲小說為富。」參見潘建國：《中國古代小說書目研究》第六章，頁243；至於越南方面，過往一直認為是中國移民與書商將書籍帶入，詳參顏保：〈中國小說對越南的影響〉，〔法〕克勞婷·蘇爾夢編著，顏保等譯：《中國傳統小說在亞洲》（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2月），頁195。其實忽略了越南使臣對於中國書籍傳入越南作出的重大貢獻，陳益源曾以清乾隆、嘉慶時期越南使臣黎貴惇、阮攸為例，說明越南使臣「在明清小說流傳越南的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詳參陳益源：〈明清小說在越南的流傳與影響〉，收入陳益源：《中越漢文小說研究》（香港：東亞文化出版社，2007年1月），頁4-5。

<sup>53</sup> 從數量與版本來看，目前知見以韓國、日本二國保存中國古代小說最多最完善。至於越南「則因為氣候潮濕、兵禍頻仍等天然和人為因素，消失得非常利害。」因此，「中國古代小說在越南的古籍藏量，是絕對與它們大量流傳到越南的事實完全不成比例的。」詳參陳益源：〈明清小說在越南的流傳與影響〉，《中越漢文小說研究》，頁5。另外，關於越南目前所藏中國古代小說的情形，請參陳益源：〈越南漢喃研究院所藏的中國重抄重印本小說〉，收入陳益源：《中越漢文小說研究》，頁33-64。

關於中國小說對韓國小說所產生的影響，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已有專論，此後研究風氣日盛<sup>54</sup>。近十幾年來，韓國學者朴在淵一直努力訪查韓國所見的中國小說書目。分別於1993年發表〈關於完山李氏「中國小說繪模本」〉<sup>55</sup>的論文，並整理出版《中國小說繪模本（附：韓國所見中國通俗小說書目）》<sup>56</sup>。2002年，朴在淵又編輯出版《韓國所見中國小說戲曲書目資料集》，其中收錄朴氏所撰〈關於尹德熙的《小說經覽者》〉一文，並附錄《小說經覽者》原文書影<sup>57</sup>。

### 1、完山李氏《中國小說繪模本》

《中國小說繪模本》現藏於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原題「支那歷史繪模本」的畫帖，共70張，以無紋柳綠色厚梢表紙、土紅絲綴裝幀<sup>58</sup>。因此書與韓國傳統稱謂的「中國」名稱不同，朴在淵據書中內容改題為「中國小說繪模本」。書前有編者「完山李氏」〈序〉及〈小敘〉各一，據朴在淵考證編者「完山李氏」即是英祖的後宮暎嬪李氏，成書年代在英祖三十八年壬午（1762）。〈小敘〉後有插圖128幅，為當時著名畫家金德成（1729-1797）等人所繪<sup>59</sup>。《中國小說繪模本》中的「完山李氏」〈小敘〉著錄83種書目，潘建國認為其中「小說七十五種，包括通俗小說六十種，文言小說六種，文言或通俗不能確定者九種。<sup>60</sup>」朴在淵卻僅錄小說74種，少於潘建國一種<sup>61</sup>。細緻比對朴、潘二人所錄小說文字，潘建國所錄小說《貪歡報》、《破閑談》、《無冤錄》為朴在淵小說分類所無；而朴在淵所錄《太原志》一種為

<sup>54</sup> 參見〔朝鮮〕金東旭：〈中國故事與小說對朝鮮小說的影響〉，《中國傳統小說在亞洲》，頁35。

<sup>55</sup> 參見朴在淵：〈關於完山李氏《中國小說繪模本》〉，收入'93中國古代小說國際研討會學術委員會編：《'93中國古代小說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開明出版社，1996年7月），頁493-521。

<sup>56</sup> 參見朴在淵：《中國小說繪模本（附：韓國所見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韓國：江原大學校出版部，1993年8月），全書281頁（限定版500部）。

<sup>57</sup> 參見朴在淵：《韓國所見中國小說戲曲書目資料集》（韓國：鮮文大學校中韓翻譯文獻研究所，2002年11月），頁1-6、1（限印版100部）。

<sup>58</sup> 參見王國良：〈韓國流傳保存中國古典小說之狀況〉，《文獻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第二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年3月），頁29。

<sup>59</sup> 參見朴在淵：〈關於完山李氏《中國小說繪模本》〉，《中國小說繪模本（附：韓國所見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頁197-202；又見於《'93中國古代小說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493-503、516-518。

<sup>60</sup> 參見潘建國：《中國古代小說書目研究》，頁252。

<sup>61</sup> 參見朴在淵：〈關於完山李氏《中國小說繪模本》〉，《'93中國古代小說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503-516。

潘建國未收，朴氏更考證《無冤錄》爲元王與所撰之「法學醫書」，並非小說<sup>62</sup>。由此可見，朴、潘二人對於《中國小說繪模本》中的「完山李氏」〈小敘〉所錄 83 種書目的小說鑒定，存在較大的分歧。

其實，83 種書目中的《陶情百趣》、《桃興圖畫》、《百抄》、《破閑談》、《春風眼》、《富公傳》、《仙媛傳》等 7 種，朴在淵謂「都未見過」<sup>63</sup>。其中《春風眼》一種據學者考證乃清南嶽道人撰《春風面》之誤題<sup>64</sup>。因此，縱使「完山李氏」在〈小敘〉中說：「……又有稗官少史等諸書，其名不可勝記。」<sup>65</sup>然而，如果在此份小說書目中的《無冤錄》、《女範》、《士範》、《養正圖解》、《聖經直解》、《七克》、《感應篇》等書籍都不是小說的話，可見「完山李氏」在著錄書籍時，糝雜了一些非小說的書籍在其中<sup>66</sup>。那麼，如何確定「都未見過」的六種書籍一定是小說，並且還對其進行小說性質的分類呢？同樣的問題，潘建國在《中國古代小說書目研究》說：「文言或通俗不能確定者九種」，按其書中所錄次序，即最後所錄《破閑談》、《桃興圖畫》、《百抄》、《何潤傳》、《陶情百趣》、《仙媛傳》、《富公傳》、《無冤錄》、《迪吉錄》等 9 種<sup>67</sup>，其中《陶情百趣》、《桃興圖畫》、《百抄》、《破閑談》、《富公傳》、《仙媛傳》6 種，與朴在淵所謂「都未見過」的書目重複，如何能確定爲小說呢<sup>68</sup>？何況《無冤錄》一書，朴

<sup>62</sup> 參見朴在淵：〈關於完山李氏《中國小說繪模本》〉，《'93 中國古代小說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 515。

<sup>63</sup> 參見朴在淵：〈關於完山李氏《中國小說繪模本》〉，《'93 中國古代小說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 517。

<sup>64</sup> 詳參辜美高所撰之「蝴蝶媒（春風面、鴛鴦夢）」條，石昌渝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白話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年 9 月），頁 131。

<sup>65</sup> 參見朴在淵編：《中國小說繪模本（附：韓國所見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頁 152。

<sup>66</sup> 朴在淵於 2002 年的〈關於尹德熙《小說經覽者》〉一文，曾將《破閑談》、《百抄》、《陶情百趣》、《桃興圖畫》等四種列爲「未經確認書目」，似乎改變了此四種是小說的主張。至於《春風眼》列爲才子佳人小說，《富公傳》、《仙媛傳》列爲文言小說。詳參朴在淵編：《韓國所見中國小說戲曲書目資料集》，頁 2。

<sup>67</sup> 以上九種「小說」，經查閱《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索引卷》，均未見有記載。《何潤傳》是否即爲中國小說《河間傳》，仍屬存疑。因爲韓國目前無此小說藏本，僅見於完山李氏《中國小說繪模本》〈小敘〉著錄。詳見崔溶澈、朴在淵輯錄：〈韓國所見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中國小說繪模本（附：韓國所見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頁 222；朴在淵輯錄：〈韓國所見中國通俗小說朝譯本書目〉，同前書，頁 268。因此，九種書目是否全是小說，仍須經過新材料的發現與佐證。

<sup>68</sup> 潘建國據《中國小說繪模本》所確定的 75 種小說，對於部份名稱較罕見或未見的「小說」，未曾有

在淵已考證為元人所撰醫書，不是小說。又如《迪吉錄》雖未見中國小說書目著錄，但明人顏茂猷撰有《迪吉錄》9卷，現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未刊本傳世<sup>69</sup>，據《四庫全書總目》卷132及明人顧錫疇的〈迪吉錄序〉，知此書係雜錄諸書因果之事，以勸善戒惡為目的，內容偏於善書一類<sup>70</sup>，不是小說。

此外，《中國小說繪模本》所錄的書籍還存在一些問題，仍然未能確定。如《錦屏梅》是否即係《金瓶梅》？朴在淵輯錄〈韓國所見中國通俗小說朝譯本書目〉云：「《錦屏梅》即《金瓶梅》。完山李氏《中國小說繪模本》著錄。」<sup>71</sup>目前韓國各圖書館未見有《錦屏梅》藏本，亦未見其他書目著錄，完山李氏《中國小說繪模本》亦未說明《錦屏梅》與《金瓶梅》關係，那麼何以見得《錦屏梅》即《金瓶梅》？因此，朴在淵將《錦屏梅》視為蘭陵笑笑生所撰的《金瓶梅》，似乎還有商榷的餘地。

其次，「完山李氏」〈小敘〉還著錄了《仙媛傳》一書。據清廣州沙門弘贊所輯《六道集》卷三引述「順德林孫霽」條，記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五月間鬼魅以詩札與人酬答事，末注語云：「凝曰：『余嘗見仙鬼之事，或得之書傳，或得之

---

詳細文字論述，故對於其取捨與鑑定標準不詳。詳參《中國古代小說書目研究》，頁252-253。

<sup>69</sup> 此書首卷一卷，後八卷各以「一心普度兆世太平」八字領卷。詳見顏茂猷：《迪吉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50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年9月），頁317-320。

<sup>70</sup>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迪吉錄》九卷，內府藏本。明顏茂猷撰。茂猷字壯其，又字仰子，平湖人。崇禎甲戌特賜進士。是編分官鑑公鑑二門，皆雜錄諸書因果之事。」詳見清永瑆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王雲五主編：《萬有文庫》（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年），頁90。又顧錫疇〈迪吉錄序〉云：「……顏子以其書數種進，予遜謝不能。及歸，而進諸家大人，大人不勝喜，相與慶得士。暇時遍閱群書，至《迪吉錄》，則又躍然大喜曰：『此錄善惡具載，勸戒畢彰，人盡天下之人而事該天下之事，讀之而有不勃然興，竦然懼，避凶而趨吉者，非夫也……光衷豈見不及此，乃諄諄以報應為言。』」詳見顏茂猷：《迪吉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50冊，頁310-311。又，越南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現存有一部《迪吉寶錄》，藏書編號A.1888，則係收錄文昌帝君、關聖帝君、玄天上帝等41篇降筆經的善書。詳參劉春銀、王小盾、陳義主編：《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12月），頁570。明人顏茂猷的《迪吉錄》與越南漢喃研究院藏本《迪吉寶錄》之間，是否存在因襲關係，仍有待進一步考察。

<sup>71</sup> 詳參《中國小說繪模本（附：韓國所見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頁270。又崔溶澈、朴在淵輯錄：〈韓國所見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亦云：「《錦屏梅》即《金瓶梅》。完山李氏《中國小說繪模本》著錄。」同前書，頁227。

傳述多矣……統俟九月詩文何如，乃彙付裝潢。」出《仙媛傳》……。<sup>72</sup>」疑《仙媛傳》或係記述仙狐鬼魅一類的書籍。因「完山李氏」的〈小敘〉僅存書名，《仙媛傳》亦未見刊印本傳世，其性質是否小說，仍存疑問。期待未來會有新材料的發現，可以解答此一問題。



完山李氏《中國小說繪模本》書影

## 2、尹德熙《小說經覽者》

《小說經覽者》係由韓國弘益大學美術系研究生車愛美小姐發現於 2001 年。據朴在淵〈關於尹德熙《小說經覽者》〉一文：

尹德熙在文集《私集》四卷最後一張，用《小說經覽者》為題抄寫了一百二十七種書目……本書是尹德熙在七十八歲時，大約一七六二年至一七六三年間寫的。……此書目是到目前為止韓國現存中國小說書目中著錄作品最多的一個。<sup>73</sup>

<sup>72</sup> 詳見藏經書院編輯：《卍續藏經》第 149 冊「中國撰述·史傳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 年 11 月），頁 726-727。

<sup>73</sup> 參見朴在淵編：《韓國所見中國小說戲曲書目資料集》，頁 3。

尹德熙（1685-1766）因為學習繪畫的需要，才閱讀了大量中國小說，並在晚年抄寫下 127 種重要的小說目錄——《小說經覽者》。其中包括有 89 種為中國通俗小說，15 種文言小說，戲曲 5 種，韓國漢文小說 4 種，其他書籍 5 種，以及最重要的未確認書目 8 種<sup>74</sup>。未經確認的 8 種書目是：《笑裡笑》、《天下異紀》、《奇團圓》、《千古奇聞》、《人月圓》、《遇奇緣》、《杏紅衫》、《河陽媲美》。值得高興的是《天下異紀》一書，經由陳益源的研究與考證，已證實它是中國小說類書：

越南十八世紀內數度重刊的《新編傳奇漫錄增補解音集注》，前後總共有九次註文引及《天下異紀》一書，故知它乃一收錄包括姮娥、弄玉、藍采和（註明：仙類）故事，以及唐傳奇《紅綃妓傳》、明代小說《剪燈新話》〈水宮慶會錄〉（改名《廣利海神傳》）、〈鑑湖夜泛記〉（改名〈令言傳〉）和《剪燈餘話》〈聽經猿傳〉（同名）諸作在內的小說稀見類書，以前筆者還保守地認為它「國籍不詳」，近年則隨著韓國尹德熙（1685-1766）《小說經覽者》書目的發現，看到其中也有《天下異紀》在內，因而已可確定《天下異紀》是中國小說類書無疑。<sup>75</sup>

陳益源根據越南重刊的《新編傳奇漫錄增補解音集注》，除了確定《天下異紀》是中國小說類書外，還附帶考證了同在上述 8 種書目中的《千古奇聞》：

《千古奇聞》也曾出現在越南黎貴惇（1726-1784）《北使通錄》一書之中，該書記載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十一月初七日，越南赴清貢使團返經廣西桂林時，被中國官府沒收了一批沿途採購得來的二十幾部中國書籍，《千古奇聞》即在其中……可見這部《千古奇聞》亦是中國小說無疑，而它極有可能正是李漁（1611-1680）評選刊印之作……。<sup>76</sup>

《千古奇聞》一書，除了尹德熙《小說經覽者》、黎貴惇《北使通錄》記載外，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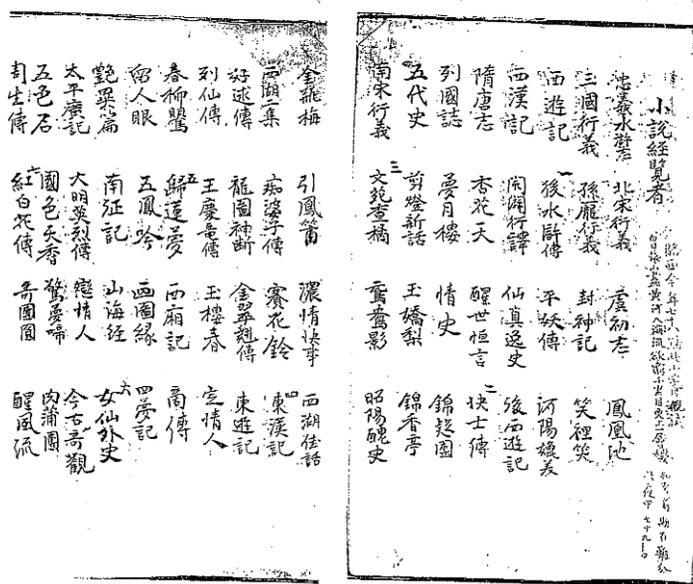
<sup>74</sup> 參見朴在淵編：《韓國所見中國小說戲曲書目資料集》，頁 2。

<sup>75</sup> 參見陳益源：〈《亦復如是》、《志異續編》與越南的《異聞雜錄》〉，收入陳益源：《中越漢文小說研究》，頁 112。

<sup>76</sup> 參見陳益源：〈《亦復如是》、《志異續編》與越南的《異聞雜錄》〉，收入陳益源：《中越漢文小說研究》，頁 112，註文 4。至於黎貴惇《北使通錄》所載中國小說書目之書影，可參陳益源：〈明清小說在越南的流傳與影響〉，收入陳益源：《中越漢文小說研究》，頁 14-15。

曾為韓國《海南尹氏群書目錄》所著錄，可惜未有署名編撰者<sup>77</sup>。由此可見，廣泛蒐集、熟悉漢文化圈各國人士所記錄下來的書目，並運用在中國小說的研究，確實能夠釐清一些過往存而未決的學術問題，於中國古代小說的研究也有一定的貢獻。

未來，更希望的是在各國學者的共同努力下，能夠繼續發現新的材料，並解決仍未清楚的《笑裡笑》、《奇團圓》、《人月圓》、《遇奇緣》、《杏紅衫》、《河陽媲美》等六種書籍所在的問題，從而進一步確定它們的性質。



韓國尹德熙《小說經覽者》

## (二) 日本《小說字彙》所載中國小說書目

日本所見著錄的中國書目，當以《舶載書目》(1694-1754)所錄中國小說目錄為最早。而晚於《舶載書目》的《小說字彙·援引書目》(1784)卻是目前知見日本著錄最多中國小說的書目。

《小說字彙·援引書目》乃日本平安秋水園主人所輯，書前有蘆屋〈題小說字彙首〉序文一篇，復次有秋水園主人〈畫引小說字彙凡例〉四條，又次為〈援引書

<sup>77</sup> 參見〔韓〕朴在淵：《韓國所見中國小說戲曲書目資料集》，頁40。又，關於《千古奇聞》的存佚與研究，詳見下文越南《北使通錄》之相關論述。

目》<sup>78</sup>。據蘆屋題辭與秋水園主人〈凡例〉，以及書中的內容，知秋水園主人編撰此書之目的，實為當時日人初學漢字之用。

《小說字彙·援引書目》多達 160 種。此書雖名為《小說字彙》，而所收書籍卻涵蓋了小說（含文言與白話）、戲曲（含傳奇）、曆書（《西津曆書》）等<sup>79</sup>，可見當時的小說觀念是比較籠統與模糊的。據潘建國研究，《小說字彙·援引書目》有中國通俗小說 106 種，另有 13 種身份不明，合計 119 種。其中例舉 13 種身份不明者有：《闡外春秋》、《利奇緣》、《幻情緣》、《五色奇文》、《韓魏小史》、《古今言》、《寒腸冷》、《蘇秦演義》、《水晶燈》、《錦帶文》、《五樓春》、《美人鏡》、《點玉音》等<sup>80</sup>。其中《韓魏小史》又見於韓尹德熙《小說經覽者》，朴在淵列為歷史小說<sup>81</sup>，疑《韓魏小史》亦為中國古代小說。

除以上潘氏所列 13 種身份未名的書籍外，尚有《金陵白媚》、《俠士傳》、《偏地金》等三種，經查核《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文言、白話、索引）三冊，均未見著錄。《金陵白媚》與《俠士傳》兩種，潘氏未列入所錄「身份不明」之內；《偏地金》則為潘氏易名《遍地金》列入「中國通俗小說 106 種」之中。「偏」當作「遍」，然而，《遍地金》卻應該歸入「身份不明」之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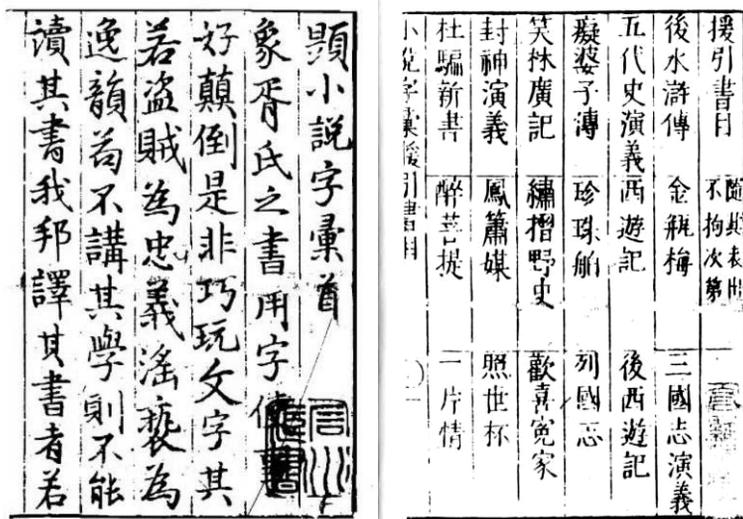
作為日人學習漢字與讀音的《小說字彙》，其中的〈援引書目〉著錄 160 種書目，卻往往出現嚴重的手民之誤，如上引之「偏」誤作「遍」，《玉樓春》誤作《王樓春》，《花陣綺言》誤作《花陳綺言》，《懷春雅集》作《懷春懷集》等等。更甚者，書中又著錄有《歸夢蓮》、《炎冷岸》、《定人情》等書名，與《歸蓮夢》、《炎涼岸》、《定情人》三部小說只一字之差，對於熟悉中國小說的學者而言，自然容易判別，但是作為一部日人初習漢字的字書，文字校勘就顯得頗為粗糙了。

<sup>78</sup> 詳見〔日〕秋水園主人編：《小說字彙》，《明清善本小說叢刊續編》第 56 輯。

<sup>79</sup> 潘建國謂此書並收錄「日本漢文小說」，惜未有指出書名。見氏著《中國古代小說書目研究》，頁 254。

<sup>80</sup> 詳見潘建國：《中國古代小說書目研究》，頁 255。

<sup>81</sup> 參見朴在淵編：《韓國所見中國小說戲曲書目資料集》，頁 2。



《小說字彙》書影

### (三) 越南《北使通錄》所載中國小說書目

目前所見越南使臣前往中國所購之書籍目錄，當以黎貴惇（1726-1784）的《北使通錄》較早。據《北使通錄》，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十一月初七日，越南使臣陳輝濬、黎貴惇、鄭春澍等赴清貢使團，在回國途經廣西桂林時，被當地官府沒收了採購得來的一批書籍：

- 大陪臣：《智囊》二部銀三錢五分；《千古奇聞》銀柒分；  
 《神相金書》銀五分；《古今治平略》銀一兩；  
 《紫微斗數》銀八分；《地理雪心》銀一錢。
- 二陪臣：《封神演義》銀八分；《南遊／北遊》銀六分；  
 《淵海子平》銀八分；《紫微斗數》銀八分；  
 《枚花易數》銀五分。
- 三陪臣：《封神演義》銀八分；《三遷志》銀一錢九分；  
 《說鈴》銀八分；《錦香亭》銀四分；  
 《擊壤集》銀八分。
- 行人陶：《山海經》銀一錢；《貪歡報》銀七分。
- 太醫院：《玉匣記》銀二分。

書班：《大清律》銀七錢；《廿一種》二部銀七錢；  
《經濟》銀一錢；《列仙傳》銀一錢。<sup>8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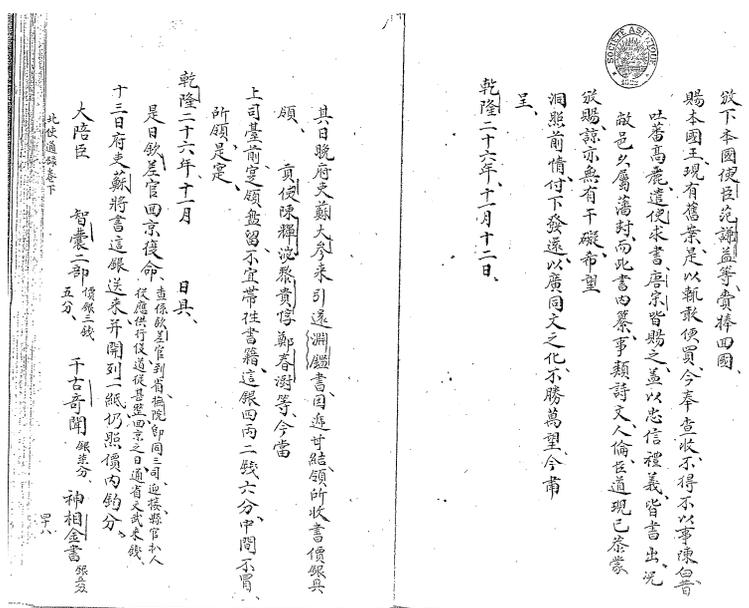
以上總共 23 種書籍，由大陪臣至書班等使臣人員採購。其中小說有《智囊》、《千古奇聞》、《封神演義》、《南遊／北遊》、《說鈴》、《錦香亭》、《山海經》、《列仙傳》、《貪歡報》等 9 種，約佔全數的三分一強。九種小說中，以《千古奇聞》最為罕見，此前僅知韓國尹德熙《小說經覽者》著錄，幸賴黎貴惇《北使通錄》的記載，學界才得以確定《千古奇聞》為中國古代小說<sup>83</sup>。知見北京市首都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均藏清康熙十八年（1679）刊八卷本，1991 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又據首都圖書館藏本點校編入《李漁全集》<sup>84</sup>。

《北使通錄》除了具有小說目錄學的價值外，還有助今人瞭解當時小說的售價。九種小說以《智囊》、《山海經》、《列仙傳》最貴，其他小說購價僅銀數分。從小說的售價來看，不難發現《智囊》等三種文言小說的售價普遍較高，而《千古奇聞》與其他白話小說售價相近，僅值「銀柒分」，較諸《封神演義》、《說鈴》都便宜，由此可見白話小說在當時的普遍售價相對低廉。

<sup>82</sup> 詳見陳益源：〈明清小說在越南的流傳與影響〉，《中越漢文小說研究》，頁 14-15。

<sup>83</sup> 參見陳益源：〈《亦復如是》、《志異續編》與越南的《異聞雜錄》〉，《中越漢文小說研究》，頁 112，註文 4。關於《千古奇聞》之研究，可參王鏡容：〈傳「奇」乎？傳「教」乎？——《千古奇聞》的編選視域初探〉，《中極學刊》第 7 輯（臺灣：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2008 年 6 月），頁 237-265。

<sup>84</sup> 單錦珩在 1989 年撰寫《千古奇聞·點校說明》時，仍未知社科院文學所藏有清康熙十八年刊本，乃有「據說已是孤本」的猜測之詞。可見此書確實罕見。詳見浙江古籍出版社編：《李漁全集》第 15 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 年 8 月），頁 428。



越南黎貴惇《北使通錄》書影

#### 四、結語

以上根據國、內外不同時間的人所著錄的十種稀見中國古代小說書目，進行綜合性的論述，驗證了對於小說書目原本的研究，還是具有確切的必要性。

廣泛並珍而重之地進行域外中國小說書目的蒐集、整理、閱讀與研究，可以重新發現並確認部份中國古代小說，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與意義。眾所周知，中國古代小說在晚清以前一直不受中國文人重視，反而在周邊的漢字文化圈國家卻被視為認識中國文化最重要的書籍。各國士人不但據以識漢字、瞭解漢文化，還用以作為教學的入門讀物。因此，許多國內已消失不存的小說，僅賴周邊國家得以保存。小說書目也是如此，上文舉以論述的韓國、日本、越南等四種小說書目，保存了眾多中國古代小說書目，正因為其較諸國人更重視小說的文化性、文學性、娛樂性和教育性。

從十種書目的整理與研究，可以清楚知道早期的漢文化圈國家文人或小說著錄

者，與中國古代文人採取比較模糊的小說定義相近，往往將戲曲、彈詞、鼓詞等與小說混為一談，並編入小說書目之中。於此，又印證他們受到漢文化薰染的深刻痕跡。

目錄學的重要性在於熟悉中國傳統的出版文化與古籍文獻，惟有掌握了書本的基礎知識，才能擇善而讀。因此，古人視目錄學作為治學的入門途徑。中國古代小說也是古籍文獻的一類，小說也應該和其他古籍一樣，有建立目錄的需要。孫楷第曾於 1932 年 6 月 8 日《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的〈緣起〉中說：

自向歆校書，總群書而為《七略》，班固因之作《藝文志》，爰有簿錄之學。……《隋志》以下以至《四庫提要》益臻繁密，要以辨彰學術，考鏡得失，此目錄之學也。明清以來藏書大家，競以宋元本相尚，諸所為藏書目及題跋記等，記一書之行款形式，期於詳盡靡遺，意在鑑古，此為板本之學。此二者意趣不同，似非一塗。然目錄之於板本，關係至為密切。……以是言之，則學者離開板本而言簿錄，未見其可也。<sup>85</sup>

孫氏詳論目錄與板本之學的異同之處，並謂目錄學不應偏離版本。以孫楷第所說的目錄學標準來衡量以上的十種書目，即可發現大概只有《小說小話》、《小說勾陳》、《齊如山舊藏小說戲曲書目》、《不登大雅文庫書目》、《缺名戲曲小說目錄》、《王古魯藏書目錄》等六種國人編撰的書目，與孫氏所說的標準庶幾近之。

國人編撰與抄錄六種小說書目，普遍對於書名、版本、內容的著錄比較詳盡。韓、日、越三國保存和發現的四種小說書目相對比較簡單，往往僅著錄小說書目。凡此，實與著錄者的身份與學識，以及是否有意編撰小說書目有密切關係。如黃人、齊如山便是有意編撰小說書目，以故書目內容比較詳細；而上文據以論述的《齊如山舊藏小說戲曲書目》、《不登大雅文庫書目》、《缺名戲曲小說目錄》、《王古魯藏書目錄》等四種，其編撰書目者都是在小說版本、目錄方面，學有專精的學者與書坊古籍專家，書目著錄詳細自是常情。相對而言，韓、日、越三國的小說書目，都是在無意中抄錄下來，並且當中沒有專精於版本目錄學的士子。如韓國完山李氏《中國小說繪模本》是帝王後宮為描繪畫冊而抄錄平時閱讀小說的書目；《小說經

<sup>85</sup> 參見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緣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5月），頁2-3。

覽者》則是畫師尹德熙晚年抄寫所見的小說書名；日本秋水園主人《小說字彙·援引書目》原是編撰日人學習漢字字典的附錄性質的書目；而越南黎貴惇《北使通錄》原是在日記中記錄當時被查禁採購圖書之事。

總的來說，漢文化圈三國所著錄的小說書目比較簡單，確是事實。但是，書目的簡單，卻不足以影響它們在目錄學與中國小說研究方面的價值與意義。反而，我們更應該感謝他們在無意中抄錄並保存下來的小說書目，沒有這些小說書目，我們對於中國古代小說在域外的傳播情形，將會知道得更少、更陌生。

附記：本文承蒙兩位專家學者提供許多寶貴的評審意見，尤其是論文中關於《千古奇聞》、《仙媛傳》的修改建議，實是精確之論，使得本文在修改後趨於完善，特此致謝。

## 引用書目（以作者筆劃排列）

### 一、書籍

'93 中國古代小說國際研討會學術委員會編：《'93 中國古代小說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開明出版社，1996 年）。

王重民：《中國目錄學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史評類》第 45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王永健：《「蘇州奇人」黃摩西評傳》（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 年）。

石昌渝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白話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年）。

〔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王雲五主編：《萬有文庫》（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 年）。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含古書通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年）。

〔韓〕朴在淵編：《中國小說繪模本（附：韓國所見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韓

- 國：江原大學校出版部，1993年）。
- 〔韓〕朴在淵編：《韓國所見中國小說戲曲書目資料集》（韓國：鮮文大學校中韓翻譯文獻研究所，2002年）。
- 〔法〕克勞婷·蘇爾夢編著，顏保等譯：《中國傳統小說在亞洲》（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
- 李瑞騰：《晚清文學思想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7年）。
- 沈津：《書城風弦錄——沈津讀書筆記》（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
- 林夕主編：《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
- 吳曉鈴：《吳曉鈴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
- 〔日〕秋水園主人編：《小說字彙》，見《明清善本小說叢刊續編》第56輯（臺北：天一出版社，1990年）。
- 胡從經：《中國小說史學史長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
- 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梁啓超等撰：《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
- 馬廉著、劉倩編：《馬隅卿小說戲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
- 浙江古籍出版社編：《李漁全集》第15、16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
- 陳平原：《文學的周邊》（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
- 陳益源：《古代小說述論》（北京：線裝書局，1999年）。
- 陳益源：《中越漢文小說研究》（香港：東亞文化出版社，2007年）。
- 康來新：《晚清小說理論研究》（臺北：大安出版社，1990年）。
- 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目錄編》（濟南：齊魯書社，1988年）。
- 黃錦珠：《晚清時期小說觀念之轉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
- 黃人：《中國文學史》（上海：上海國學扶輪社鉛印本）。
- 〔韓國〕閔寬東：《中國古典小說在韓國的傳播》第五章（上海：學林出版社，1998

年)。

齊如山：《齊如山回憶錄》，《齊如山全集》第10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年）。

劉春銀、王小盾、陳義主編：《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

魯迅：《小說舊聞鈔》，《魯迅全集》第四卷（臺北：唐山出版社，1989年）。

潘建國：《中國古代小說書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潘建國：《古代小說文獻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賴芳伶：《清末小說與社會政治變遷（1895-1911）》（臺北：大安出版社，1994年）。

〔明〕顏茂猷：《迪吉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50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年）。

羅景文：《齊如山〈小說勾陳〉研究》（臺灣：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7年）。

藏經書院編輯：《卍續藏經》第149冊「中國撰述·史傳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年）。

龔敏：《黃人及其〈小說小話〉之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

## 二、論文

王國良：〈韓國流傳保存中國古典小說之狀況〉，《文獻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第二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年3月），頁27-44。

王鏡容：〈傳「奇」乎？傳「教」乎？——《千古奇聞》的編選視域初探〉，《中極學刊》第7輯（臺灣：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2008年6月），頁237-265。

孫景堯：〈首部《中國文學史》中的比較研究〉，《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6期），頁85-89。

- 陳慶浩：〈古本漢文小說辨識初探〉，臺灣：中正大學中文系、語言文學研究中心主編《外遇中國——「中國域外漢文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年10月），頁1-24。
- 陳益源、羅景文：〈齊如山舊藏小說戲曲的內容與去向〉，臺灣：國立嘉義大學中文系主辦《第三屆中國小說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8年10月），頁447-501。
- 黃鈞達：〈中國近代文學家黃人研究綜述〉（南京：《文教資料》，1997年5月），頁57-69。
- 張守謙：〈《缺名戲曲小說書目》及其著錄的小說罕見本〉，《天津師院學報》（1982年第1期），頁76-82。
- 傅惜華：〈平妖堂所藏明代善本戲曲〉，《文史雜誌》第6卷第1期〔蘇州版／俗文學專號〕（1948年3月），頁54。
- 齊如山撰、吳曉鈴輯：〈哈佛大學所藏高陽齊氏百舍齋善本小說跋尾〉，《明清小說研究》第1輯（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4年5月），頁289-320。
- 齊如山遺稿：〈小說勾陳〉，《學林漫錄》第12輯（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1月），頁102-118。
- 羅景文：〈齊如山藏書聚散考略〉，臺灣《國家圖書館館刊》2008年第2期（2008年12月），頁145-164。
- 羅景文：〈王古魯對古典小說文獻的搜訪與研究——兼論北京商務印書館刊印《王古魯藏書目錄》的來歷與內容〉，臺灣《國家圖書館館刊》2009年第1期（2009年6月），頁145-170。
- 龔敏：〈黃人《中國文學史·明人章回小說》考論〉，《巢湖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總第73期），頁86-91。
- 龔敏：〈西學東來與黃人《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的編纂〉，《新國學》第7卷（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6月），頁338-355。
- 龔敏：〈論黃人與清末民初上海出版界之關係〉，《東亞文獻研究》第3輯（韓國：忠州大學，2008年12月），頁255-273。